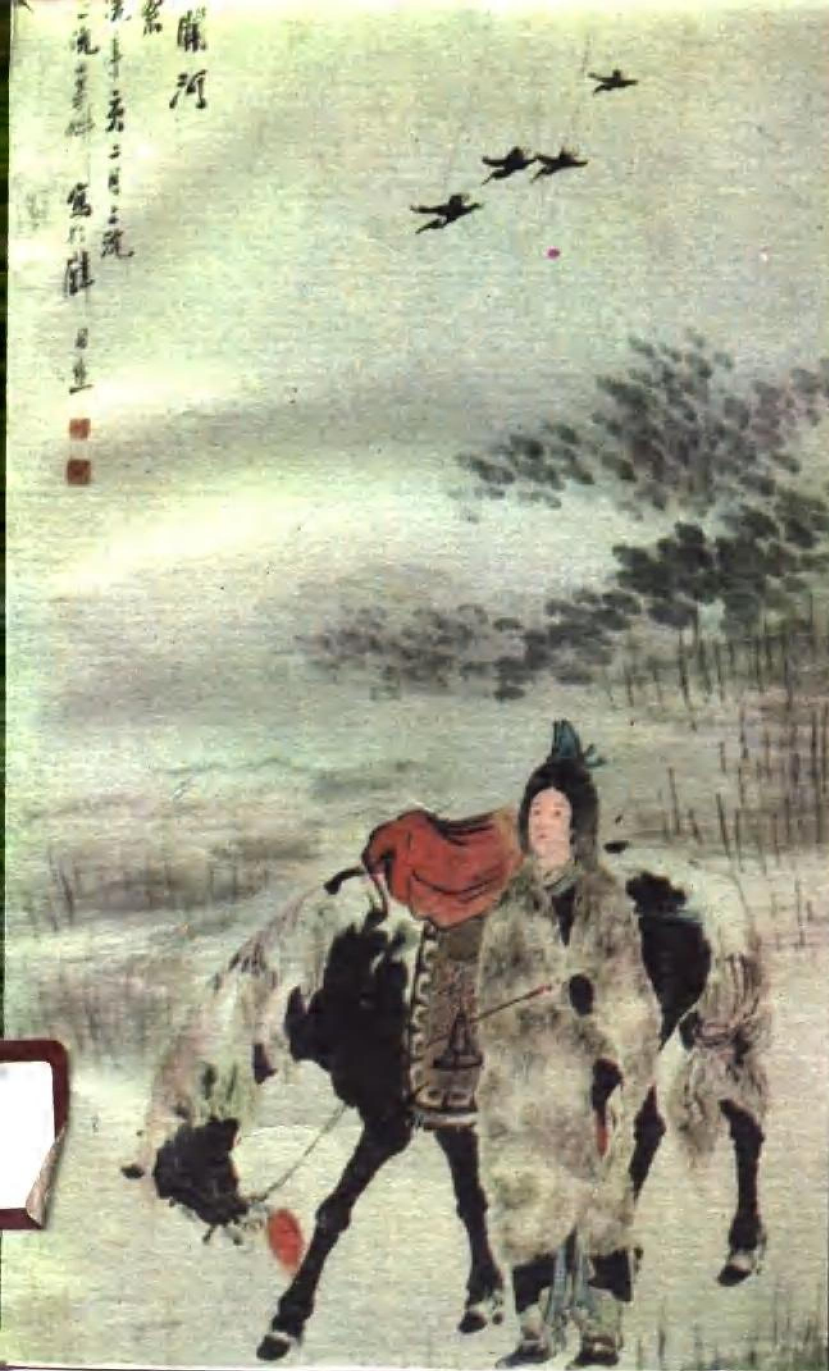


晚清民国  
小说研究  
丛书

# 铁骑银瓶

上

王度庐 著



Tieqi Yinping

铁骑银瓶(下)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: 唐树凡

封面设计: 吴锦仙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9,625印张 4插页444千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-10 260册 定价: 6.70元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-80528-249-8/I·41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铁 骑 银 瓶

(下)

王度庐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---

## 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### 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---

Tieqi Yinping

铁骑银瓶(上)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: 唐树凡

封面设计: 吴锦仙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6.75印张 4插页380千字  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-10 260册 定价: 5.80元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-80528-248-X/I·40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<br>边城春早走马飞龙 ..... | 1   |
| 第二回 | 琵琶巷把花怜远嫁<br>望山庄扳石慨前尘 ..... | 51  |
| 第三回 | 散资财少侠走风尘<br>遭蹂躏村姑投古刹 ..... | 109 |
| 第四回 | 凭义愤单剑驱贼众<br>访侠踪匹马越关山 ..... | 172 |
| 第五回 | 御群凶长河过乌骓<br>挥痛泪大漠埋侠骨 ..... | 241 |
| 第六回 | 赛八仙森林述侠踪<br>春雪瓶草原争铁骑 ..... | 315 |
| 第七回 | 万仞天山双剑腾起<br>无边大漠小龙飞来 ..... | 397 |
| 第八回 | 启亲灵泪沾三尺土<br>触义愤拳打半天云 ..... | 467 |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九回  | 娇躯宝剑夜战豪雄<br>浊酒狂歌屈遭縲继..... | 533  |
| 第十回  | 感深交莽汉硬作媒<br>依巧计崇楼狂挥剑..... | 590  |
| 第十一回 | 冲风冒雪铁骑追车<br>震海惊山娇娥解难..... | 669  |
| 第十二回 | 达坂城罗衣明往事<br>甘凉道铁骑访群雄..... | 747  |
| 第十三回 | 走凉州假意结豪友<br>寻疑案潜迹探崇楼..... | 806  |
| 第十四回 | 深山剑影女杰寻仇<br>石窟火光奇侠尽义..... | 826  |
| 第十五回 | 单人马雪地遭计擒<br>两义侠深庄剪巨恶..... | 901  |
| 第十六回 | 驰旷野忍病救情人<br>返家乡磨剑寻宿恨..... | 977  |
| 第十七回 | 孤舟快语谢绝情丝<br>野店良宵撮成佳偶..... | 1054 |
| 第十八回 | 夜雨萧萧孤剑自倚<br>银灯暗暗美人忽来..... | 1095 |
| 第十九回 | 冀北江南游踪都遍<br>边疆沙漠俪影相依..... | 1130 |

## · 第 一 回 ·

###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 边城春早走马飞龙

名门闺秀盖世女之玉娇龙，自与大盗罗小虎结下不解之缘后，风浪叠生，两情弥笃。只以身份悬殊，难相配合。又因玉娇龙挟技横行，结怨江湖，致使家门常起惊变，父因之失官，母亦饮恨而终。骨肉情乱，闺门难住，不得已，藉往妙峰山还愿，投崖以遁。出京之后，难忘旧情，又至罗小虎处。于草芦内，明月良宵，一温绮梦，然翌晨即绝裾而去。盖心虽犹恋，而母命难还，殊不能以千金之躯永为盗妇也。由此南下，飘流大江南北半载，孤剑单骑，到别处亦落落往偶。其后又因事西往，拟于草原沙漠间作久隐之计，本书即由其途中说起。

在中国西北部甘凉大道上，处处是雄关要隘，大山长河。地极辽远，路极难行。当地的人民大都依山凿穴而居，贫穷殊甚，只有张掖（甘州）、武威（凉州）两个地方，因系商旅麇集之所，所以还比较殷实。但在清朝中叶的那几年，此地又遭大旱，且因边境多事，盗贼齐起，以致这个地方也荒凉不堪。

时在严冬，连日大雪，靠近甘峻山的张掖城天气极为寒冷。北风虎虎，触面如割，连那最不怕冷的骆驼，都卧在店

房的圈里缩成了一团。然而这时的人，无论城里城外，是穷人是富人，却都有点兴奋。市街铺户也都摆出来香烛果供，牛羊肉、米面等等，都比往日预备得更加丰富，购主也特别的多。一般人披着老羊皮袄，脚下踏着深雪，无论如何也拿出点钱来采办一点，且有的手里提着几挂爆竹——这是平常决不买的，现在因为是新年快到了，大家才这样忙忙碌碌。

可是开店的人倒显得清闲，因为平常往来的旅客此时早已各自回家度岁，买卖也都结帐了，除了街上那些应时的买卖，谁也不再交易。所以东门外最大的那家店房“来安店”，现在住着不到十个客人。说个准数目吧，连在那儿已住了半年多贫无可归，早先住在北房，现在被店房把他赶到存马粪的小屋里的韩秀才都算上，一共还有五个人。

韩秀才会看病，店里今天的春联要由他给书写，所以大概暂时他也不至于被赶出去了。还有是那倒运的拉骆驼的黑三，因为他一共四只骆驼倒有两只生了病，死也不死，走又不能走，只好把他也蹲在这儿过年。好在他跟店主人是乡亲，又不是白住着。扫雪、铲煤、挑水，那是他的事，他还会帮助包饺子。此外就是北屋了，这可了不得，住得是一家官眷。是一位太太带着仆妇，老爷没跟着，却有一位老家人，是另住在一家屋里。

不过要提到了这家官眷，说这店里只住着五个客人可又不对，因为那位太太的屋里还常常“哇啦哇啦”的有才满月的小孩儿哭，太太反倒骂：“该死的！不要你，你偏来！把你抛在雪里冻死吧！你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福气！”仆妇又是劝，太太又说的是南几省的话，声调极高极尖又极难懂。半夜里也是这么嚷嚷，闹得店主人时常睡不着。而且这位太太又是很年

轻的太太，风流俊俏在本地内找不到。黑三只看见过一回，他就有点色迷迷，连他的病骆驼也都忘了，而其余的几个伙计也都不敢在当院里撒尿了。

老家人是姓方，由他们太太呼他时，知道他叫方福。他是个五十多岁又矮又瘦的老头儿，胡子快白了，可见得劳心。鼻子却是通红，又表现好饮。他几乎整天在柜房里坐着，因为他怕冷，柜房比他住的屋子暖得多。他离不开酒，而这里的屋主人是酒泉县的人，有个外号又叫“醉老财”。两人喝着酒时，方福就常发牢骚，说：“要不是我跟了我们这位二太太，哪能够在这地方过年呢？”

原来方福的主人是方知府，河南人，举人出身，作了两年安西州，新近升任的凉州府。方知府本来有两位太太，大夫人是原配，因为夫妻都有四十多岁了，只有五位千金，却没有一个男孩，所以就纳了一妾，希望能得一位公子，好接续香烟。

这位二太太本是甘肃抚台刘大人家里的丫环，而且是刘大人家乡江南徽州府带来的，平日侍候抚台，甚为得脸。但因为方知府是刘抚台的门生，而且官运甚旺，膝下正虚，所以抚台才把最得力的、也最美貌的丫头给了他，为是给他延嗣。

这个丫环就是现在住现房里的太太。她在抚台家里宠惯了，而且又有个势力的后台，一跟方知府，就想把那正太太压下去。可是正太太又有五位少女助威，她却没一个亲近人，她就极力拉拢仆妇。仆妇秦妈三十来岁，是个很诚实的人，受过她的几次小恩，就已对她很好了。但是她想指挥秦妈来跟正太太打架，人家却不干，因此她还是不能敌，还是压不下去那正太太。

所幸今年她身怀有孕，她心中很欢喜，求神拜佛，能保佑她生个男孩。因为那样一来，她的地位无形中就高了起来，那专会生养姑娘的正太太自然得退避三舍，而让她擅宠专房。所以她自证明有孕之后，就特别地谨慎防护，连大步儿也不敢行。

方知府也很欢喜，仿佛二太太的怀里放着个宝贝，不几时就要取出来了，就可以光耀全家。并且胎儿在母怀七、八月，他多年没升，如今忽然升任了凉州的美差，这更是大喜之兆，更得算是二太太肚里的那个小孩给带来的福。

不过倒因此发生了一个难题，就是方知府必须去上任。但安西离凉州这条路程也有几百里，坐骡车穿山越岭的实在容易伤了胎，伤了这未出世的宝贝。方知府非常为难，倒是二太太自己出的主意，她愿意一人留在这里，等着生了儿子之后，过年春天，她再抱着小少爷去到任上。她一点也不嫉妒，眼看着正太太带着一群小姐随老爷去赴新任，她这儿就留下女仆秦妈、老家人方福，预备到时给她接喜。

她天天打卜占课，都说是必定生一位小少爷，而且是文曲星转世，将来能中状元。但是一日一日她的肚子上胀，肚皮往下坠，及至到了落生的那一天，却大失所望。原来她制作的这个，跟正太太所制作的那五位一样，是老爷所最讨厌的，这是一个姑娘！

二太太真伤心极了，同时又生气，就想：“早知道是她，我早就跟老爷上任去啦！在半道要小产了，这倒省得她现世气人，这有什么脸抱了去见老爷呀？一见了他的面，他还不得立时就皱眉顿足？”……可是又没那狠心把亲生的女儿掐死。

但是新年将近了，她不甘心孤零零地在这儿过年，她

嫉妒正太太在那边新任上的欢乐团聚。她也不顾寒风、长途，她就叫方福雇了车，她带着秦妈，用棉被包裹着才满一月的不作脸的小女孩，离了安西州，要于年前赶到凉州。不想，走在这里，就为大雪所阻。这雪弥天盖地，连下了已经二日。他们由安西州坐来的那辆车放在当院中，院子的雪时时经黑三扫除，可是还将车轮埋没下盈尺。骡子是跟四只骆驼爬在一块儿，那里上面虽有草棚，可是也快被雪给压塌了。

赶站的人是往本城住的亲戚家里过年去了，反正他放心的下。这场雪再下三天也未必停，路上别说骡子拉站，就是让象拉站也是走不动。就是雪消了之后，那满路泥泞，行人很少，往东边祁连山那一带又不平静，赏他十两金子他也不敢走。所以赶站的是安心过年去了，拿着支用的一半车钱赌去了。

这里只是方福在发牢骚，店主人醉老财跟他一边饮着酒，一边谈闲话。炕头上三个伙计都是盘脚打坐，在那儿斗纸牌。里首就通着厨房，黑三在那儿给下面，有个十二、三岁的小孩子名叫秃子的，坐在地下拉风匣。风匣呼呼的响着，炕里烧的炭就发出青色的火焰，照得那烟盖了的墙一亮一亮地。外屋柜房可已然点上灯了，并且因为年底的关系，醉老财也不在灯油上打算盘了，他又加点了一支灯。屋中是相当的亮，但外边也不大黑，因为天空正落着阵阵的白雪。

这时甘州城格外显得荒凉，一切铺门都已上了门板，街上几无行人，偶然有一两声爆炸声，也不知发于何处。由此往东的那股大道，更象已被封埋，白天连乌鸦都不往那里飞，此时一只狐狸也不往那里走，那边已如一条死径。

但是，忽然有个东西从那边来了，这个东西的背上还驮

着几件东西，走得虽然慢，可是仍能看出这是个极矫健东西。四蹄挠起了地下的厚雪，飘飘起来如雾一般。嘴里喷着一遍一遍的白气，并发出吁吁的声音。天冷，却全身流汗，鹅掌大的雪花到了他的身上能立时融化。它原来是一匹马，这马倒不足为奇，马上的人却更堪惊异。

本来这大雪之下从远路来，简直没有人，何况天色又这么晚，又是个单身人。这人在马上还一阵阵的哼哼着，染着重病似的，马就渐渐地来到临近了。这东门外大街上，十家倒有八家是店房，而是这来安店的门面最大，最为显眼，所以这骑马的人来到门前就止住。

她呻吟喘了喘气，然后就慢慢地下了马，牵着马入半扇还没关的店门。她看见了柜房中的灯光，就大声喊：“店家！店家！”喊了几声，屋里没人听见，她便急喊，她的声音是尖而急。

此时柜房里，方福剥着煮熟的蚕豆，就着白干喝，说：“掌柜子你说是不是？人一世无儿都不要紧，就是千万别弄个小婆子，弄上了小婆子，家中便没个安静！”醉老财也笑着说：“都不怪，就怪你们老爷。他命中无子，就别强求。这样，我看他再娶上八个，也还是得净生女儿，家里就成了女儿国了！”

正说到这里，他仿佛听到窗外有人说话，赶紧就摆手说：“黑三！秃子！你们停一停，听听！”黑三手里拿着面发怔，秃子又响了两下风匣，就也停住了烧火。炕上坐的那三个人也各自拿着牌，往外去听。方福还笑着说：“没有人说话吧！”

可是这时窗外就叫着：“店家！伙计！”声音细弱，一听就知是个女子。黑三一吐舌头，把东西就放下了。醉老财却

亲自起身，把屋门推开。

屋外的一阵寒风吹进来，屋里的灯光同时射到外面，他就看见那牵马的人，是细高的身材，可披着个黑色的大斗篷。他也没细看是男是女，就说：“要住店吗？不行啦？到了年底啦，伙计们都回家啦！到隔壁去吧！”

他刚要关上屋门，外面却急着便说：“快！快！给我一间干净的房子！……”接着是呻吟。连炕上的三个人都站了起来，一齐惊愕着说：“是怎么？是受伤了吧？……”

醉老财把屋门一松手，门“吧”的一声被风吹得大开，灯光全都射到外面，就见那穿黑斗篷的人已撇了马缰，坐在雪地上。醉老财真大吃一惊，他不敢出屋子来。那黑三两只手染了白色的东西，却提了灯跑出来，屋里的人，连方福全都跑出来看。

黑三大声问：“喂！你是怎么？”北屋的孩子又哭起来。风吹着灯，呼呼地起了半尺多高的火苗。只见雪地之上坐着的这人，头上蒙的青绸帕，连斗篷多半已被雪染白，却是一个妇人。

只见她蓦地把头一抬，厉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出来瞧我干吗？快给我找间房子！我有病！”

手拿着灯的黑三眼睛都直了，因为他离着这妇人最近，他瞧出来这妇人是瘦脸纤眉眼，吓！这份模样比北房住的那位官二太太可又俊得多啦。他向醉老财说：“人家是个出外人，又有病！就留下吧，你们这又不是没有房子！”

醉老财摆着双手说：“你别多说话！留住个人倒不要紧，可是……”他弯着腰向地下坐的少妇，说：“你是从哪儿来呀？得的是什麼病呀？因为是年底，谁也不愿讨麻烦！”

地下坐的少妇忽然一挺腿就站起身来，她直瞪着圆亮的眼睛，用急尖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就不必多问！赶快给我找一间房子！我也用不着你们这儿的伙计伺候，附近有收生婆没有？快给请一个来！”

她这样直着腰清清脆脆地说着话，可就显出来她那隆起的腹部，连肥斗篷似乎都难遮住，真得快请收生婆了！说了话，她又一阵阵腹痛，疾忙将腰弯下。

醉老财说：“不好！我这儿要双喜临门，又得添个搅我觉的！”黑三上前要搀，可又怕自己的这双面手脏了人家的斗篷。斗篷是青绸面的，里子大概是火狐。

大家都更发怔，谁也不是收生婆，这号儿买卖谁都不敢接。可是这时那官儿太太跟秦妈都一齐闻声出屋，秦妈冒着雪跑来问：“谁要收生婆？”有个伙计说：“得啦！来了堂客就好办啦！”秦妈赶紧来搀少妇胳膊，又问说：“几个月啦？够月份啦吗？怎么就是你一个人呀？”

少妇却叹口气，她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仍拿着马鞭，她脸如白纸，摇摇头说：“不必多问，快给我找房子吧！”

方福劝着醉老财说：“反正这件买卖你今天是推不出来啦！快给人家找房子得啦！如果在这儿养个胖小子，过年你的买卖必定更得兴旺！”醉老财皱了皱眉，叹了一口气，就只好叫伙计给东屋里点上灯，烧上炕。

秃子上前卸马，黑三去搬行李，马上是两只大包裹，上面满挂着雪。黑三用手一搬，却吃了一惊，原来里面真沉，心想：“装的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呀？”秃子也嚷了一声：“宝剑？”原来鞍边确实是有一口宝剑，鲨鱼皮鞘，青穗子。

此时秦妈已扶着那少妇往东屋走去，一看背影，醉老财

却又吃一惊。只见那少妇虽然身孕好重，但踏雪迈步，一点也不象秦妈那样的扭扭捏捏，原来是大足。这人是男是女，此刻都成了疑问。而胭脂色的马、宝剑、大包袱，更令人惊异。

一个伙计到屋里去点灯烧炕，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，把灯交了另个伙计，而秃子搬鞍鞅，牵马。剩下的一个伙计跟方福、醉老财，却都面面相望，觉着这人的来历，实在可疑。他们进了柜房悄声谈论去了。

此时院中的雪仍然落着，那秦妈已将少妇扶到东屋里。东屋是很小的一间屋子，四壁皆是黄土垒成的，并在墙上掏了几个方形的深洞，是为客人存放东西之用的，就仿佛壁橱似的。四壁萧然，除了炕上的一张芦席、一块砖头，壁上挂着一只半明不灭的油灯之外，就别无什物。外边有个窟窿通到炕里，炕里早就放好了晒干的马粪了，从窟窿塞进了燃着了干草，立时炕里就着起火来。从炕缝冒出了乌烟臭气，一霎就充满了室内，刺激得秦妈不住的咳嗽。

那少妇却发起怒来，嚷着说：“这是什么屋子？我本来住在东边的村里，因为那村里的人家太穷，请收生婆得走出七、八十里地，我才到你们这儿来。听说是什么金张掖、银武威，你们这儿是个大城，店房最宽绰，办什么事也都方便。没想到你们这儿……”

店伙也在浓烟里咳嗽着，回答着说：“这条街上数我们这家店最大了！城里还有几家，比我们这儿还好，可是太贵！”少妇说：“只要房子好，无论多么贵我也住，你们这是什么店？”

此时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冲进浓烟来，他色迷迷地打算跟这位将要生产的少妇套套近，他就笑着说：“大嫂！你就

将就些吧！这大年底，店里本来就不收住客啦。我也是这儿住的客，这儿生下个胖娃娃，跟个小老虎似的。”

却不料“吧”的一声，一个嘴巴打在他的脸上了。他虽然没想到少妇会打他，可是他刚才看见少妇的两只细手儿，心里就曾一动，想着：“若叫这样的细手儿拍在脸上一下，那才解痒痒呢！”可是没想到这一下拍得太厉害了，就象他早先被骆驼踢过一下的那般疼，他不由得“哎哟！”一声喊。一只包裹才搁在炕上，另一只包裹可就抛在地下，把他打得捂着脸发怔。

秃子送进来那口宝剑，搁在炕上，拉着他就走，说：“面都煮烂啦！这种事用得着你忙吗？”黑三被秃子拉了出去。大门开着，倒使屋中的烟气渐渐散出。

对方的人已能看出服侍她的这个妇人衣饰很是齐整，而且劝她息怒地说：“身子重的不应当生气，这儿的店房都是这样。您要什么，他都能给预备，可是都得另出钱。”说话温柔而有礼貌，不象是店里的内掌柜的，或是什么村野的妇人。少妇遂也温和地说：“你是这店里干吗的？”

秦妈说：“我是伺候官太太的，我叫秦妈。跟着我们太太上路，就被雪阻在这儿了，住了两天啦。这位太太……”她掀开这少妇胸前紧掩的斗篷，看了看，就问说：“快了吧？你觉得怎么？”

少妇面容愁蹙，微微地叹气，说：“既然咱们在此相遇，也算有缘，你们帮助我……唉！想不到我竟至于此！……事后我一定要重谢你！”

秦妈连连说：“不算什么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能服侍你。我们老爷有两位太太，我就服侍过他们三个月子啦。”忽然看到这少妇的一双大足，青鞋上沾了许多泥雪，她就问